

(清)高鳳翰撰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清)徐炯撰

使滇日記
使滇雜記

瓜蒂庵藏明精堂故叢物

上

仁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清)高鳳翰撰

使滇日記 使滇雜記

(清)徐炯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題字

謝國楨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使滇日記 使滇雜記

〔清〕高鳳翰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2.25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8400

統一書號：10186·391 定價：1.30 元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序

我感覺到，發現好書，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發掘古物，必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精細的探測。尋訪好書，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才能搜輯到有用的好書。因為「胸有成竹」，才能挑選出好竹；如果胸無成竹，茫無所知，就是有好書擺在面前，也會「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我本來是學問淺陋、知識貧乏的一個人，二十多歲開始，簪筆傭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追隨於傳藏園（增湘）老人和徐森玉、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游於藝苑之林。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就作為教材，向他們請教。他們總是熱心誠懇、「耳提面命」，隨時教導於我。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久而久之，對於書籍的好壞，版本時代的先後，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我家本寒素，爲了奔走衣食，養老哺幼，不得不省吃儉用。偶而獲得一點稿費，得以絡續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撿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入買書，叫「傭書堂」，後來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實而已。

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和漢魏以來金石磚瓦碑刻。因之我搜輯的資料，就從這方面着手。解放以前，我已經搜輯了多種，因為奔走南北，謀求衣食，以之易米，多半失去。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工資和稿費所入，都拿來購碑帖書物，積累漸多。十年浩劫時期，幸未損毀。到了「四凶」剪除，撥亂反正，建設「四化」，承黨的關懷，派我到大江南北採訪書籍，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所見的較多了，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斷爛朝報」，我就收了進來，因之「盈架累屋，儼然成聚」了。將來擬編成一本《瓜蒂庵藏明清野史筆記書目》及《漢魏以來碑石碑刻簿錄》。

人貴自知。我的目錄版本之學，是很不高明的，又喜歡自誇，每得到一種自以為銘心之品，就請我的好友趙萬里、向達諸同志來替我審查和鑑別。如我所藏內閣大庫中的南宋刻袖珍本《宋名臣言行錄》、清雍正間刻本陳夢雷《松鶴山房詩集》，趙君說：「這些書都應歸諸公家，不得為私人所有」。我就馬上轉讓給國家圖書館了。又如日本刻本的《大唐西域記》、知服齋刻本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等書，因為向覺明兄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故使物歸其所。同時他們也提供給我不少的資料，尤其是路工同志餽讓我明崇禎間刻本《玉塵新談四種》是當代的孤本；清宋起鳳著《稗說》是講北京明代內廷掌故的稿本；故友蕭菊君（璠）先生贈送我清潘耒著《救狂

砭語》，談廣州長壽寺主持釋大汕爲清初三藩私自與越南交通貿易之事，爲潘耒《遂初堂集》未收，極爲罕見；故友陳乃乾先生題贈的清程穆衡《燕程日記》爲僅存的抄本；知友黃永年同志送給我桐西漫士《聽雨閒談》，記北京掌故及工藝美術，皆成爲瓜蒂庵中敝帚自珍之物。偶與知友呂貞白、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亦頗有同好之感，乃就笥中所藏，選出十種，定爲《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爲影印，公諸同好，並請加以批評。倘荷不棄，仍將嗣出續刊，使先哲遺澤，不致湮沒於世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陽謝國楨識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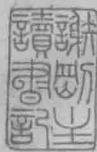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南華山人學文集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序卷一

南阜山人小刻江干集序



山人四十年中所為詩合之共勒部四少時株守荒
邨適意林莽嬉弄弋釣時雜童頑曰繫擊林集三十
以後游歷海廣則山川友朋風雨聚散為多曰海集
丁未之冬濫竽保舉戊申如京師所有車馬跋涉罄
吐胃臆之言曰岫雲集雖所得不滿百篇而為生平
出處之介不可不獨存之過江以來十年牛馬寄意

之端是不一致而總名之曰江干集其一切憂豫悲

困頓

喜慰快之境皆在焉則今之所刻是矣家六安君與

余相遇有別腸丁巳戊午間患難流離周旋百至而

所為謀及寂寞身後之名者此刻其一也書來徵全

稿甚力時稿已他有所屬急切不能便得就其所畱

客囊者得此部粗為刪難述其梗槩寄之嘻南阜之

所留於人世者如是已耶山人病痿後左手自書序

味菊集序

山南張翁稚松者余城里中表兄弟也齒長於余三十有三年余嚴事之意自童子時即嘗受讀其詩古文詞蓋先生壯歲以後作也中間南北別去忽、輒二十年丙申春先生自燕中以倦遊還里復出近歲所作百餘篇相示伏讀之次追憶昔境覺其變然不同者凡數端先生昔時之文錘煉光恠半出造作讀之令人目眩心駭而於義理識解其能增益而饑飽人者不今若也昔之文能竒能肆能雄偉英俊倜儻

瑰瑋而不羣而不能為閒情冷致一唱三歎之遺音
則其味之淺深厚薄又與今殊也蓋先生昔時之文
雄於才而今進於道昔時之文熟於史而今本於經
昔之所以為文者鏤心劃腎而今則風生水動汨
自然而流出也擬之人事則昔為報仇劒客目光攝
人而今則高冠大佩橫詩書而說三代昔為垓下鉅
鹿之戰而今則輕裘緩帶羊叔子之所以追武鄉也
嗚呼文章至是為老境為實地為羽翼經傳有用之
物而不同於風雲月露詞人流玩之作今之人不敢

望其能為其或能見此者亦少矣宜先生自叙之悲
而欲以他日之魂冥、相應於異世之士也然又安
知今之世之必無其人耶吾願先生歸於荒山靜坐
時自檢生平所作斷自某年留藁某年焚弃其焚其
留以道為秉千不為多一不為少苟不合道文詞雖
工可祛也誠準此義勒成一書付託所屬不必親戚
子姓惟能傳吾文者是與而更平其心易其氣痛洗
從前少年光燄使此心與道合文與心應卓然為後
世可傳者一二事則雖今之日不能以爵位烜赫與

當代鉅公爭旦夕之名千載而下其必有得於蛛絲
蟬腹之餘摩挲歎歎為之表章而不能沒者已

嬾翁詩序

木有樗人駝有大瓠人有南郭子綦是三者皆世俗所謂
無用而古至人用之以學道者其在今日則吾友嬾
翁其人也翁生平有不可解者四燕領帟頭雙目電
射望之類武人而甚嫻於文博聞多識上下三千年
間媿如說村中事而人未嘗見其讀書性喜默坐
每家居則閉戶掃榻晏寢終日或經旬月不出而不
為禪觀元想杳然木然而已行年七十不知世間有
喜怒事而心如冰鑑玉壺洞徹萬類則又非頑鈍木

石也夫人而屏嗜慾絕營逐返聰明於混沌以文章
為遊戲淡焉若忘嗒焉似喪非古至人之學道者其
孰能之嬾翁之嬾庶幾乎莊生之旨與翁既以嬾自
號宜其無往不嬾者顧獨不嬾於詩風晨月夕驢背
枕前每有會意輒開口為五七言句然不喜脫藁其
友朋甥侄輩率時時從旁記錄之久之成集且累累
數千言而翁猶不自知其有詩也由此言之則是詩
亦嬾也余與翁為中表於齒序為昆季行而其為友
也則相善以詩故其詩余序之余得而友之若其嬾

則余固不可得而友也

嬾翁余故人張君峯山也以鄉曲親串為文字交
往還近二十年此中關會頗深是序之作於一飯
頃了之有識翁者呼之或出矣

自記